

算法推荐对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消解与重构路径

陈心林, 曹佳莹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9日

摘要

算法推荐的广泛运用, 正在深刻改变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格局。技术赋能与风险隐忧并存, 是这一变革的基本特征。对青年群体而言, 算法推荐在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同时, 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 使主流价值认同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聚焦算法推荐下青年主流价值认同面临的现实困境, 分析困境背后的技术逻辑与深层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消解困境的可能路径, 以期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算法推荐, 价值认同, 青年群体

Paths to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Youth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Values under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Xinlin Chen, Jiaying C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ne 4,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9, 2026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cyberspace. The co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hidden risks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is transformation. For the youth, while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provides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s, it also imperceptibly

influences their cognitive pattern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thereby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valu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by youth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values under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It analyzes the technical logic and deep-seated causes behind these dilemmas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s possible paths to resolve them,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value guidance and cultural ecosystem construction in cyberspace.

Keyword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Value Identification, Youth Group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 算法推荐已广泛内嵌于信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全过程, 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常态化逻辑。从短视频平台到新闻资讯客户端, 从社交媒体到搜索引擎, 以个性化推送为核心的信息分发模式, 已取代传统的编辑把关与主动检索, 成为青年群体获取资讯、形成认知的主导渠道。据统计, 截至 2023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79 亿[1], 其中青年网民数量庞大、占比突出。对于这一群体而言, 互联网已不仅是工具, 更是其社会化进程展开的基本场域。

算法推荐在提升信息分发效率、优化用户体验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但其背后潜藏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采集与分析, 算法构建起精准的用户画像, 实现信息与用户的个性化匹配。在这一过程中, 算法也悄然掌握了信息可见性的分配权: 什么内容被优先推送, 什么内容被隐性过滤, 不再取决于内容的公共价值, 而主要取决于其对用户注意力的捕获能力。人找信息的时代由此转变为信息找人, 网络信息传播的逻辑发生了结构性变革[2]。当信息环境由算法主导时, 人们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能思考什么、难以思考什么, 都在技术逻辑的支配下发生偏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算法推荐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 演变为一种新兴的权力形态, 深刻介入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建构过程。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 有必要对本研究所聚焦的“价值认同”作出明确界定。本文关注的核心是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涵盖政治 - 法律层面的基本共识、历史文化层面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以及社会伦理层面的道德规范——的接纳与内化过程。之所以将这三个层面并列考察, 是因为算法推荐对它们的影响机制与表现形态各有不同: 政治 - 法律层面的共识更多受到信息茧房与圈层区隔的侵蚀, 历史文化层面的归属感面临泛娱乐化与价值虚无的冲击, 道德规范层面的认同则在算法诱导的即时满足与消费主义逻辑中不断被消解。分层考察有助于更精准地把握算法推荐对青年价值认同的实际影响。

近年来, 学界对算法推荐与青年价值认同之间的关联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指出, 算法推荐在实现信息精准分发的同时, 也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 使青年面临信息窄化、圈层区隔乃至主体性弱化的风险[3]。也有学者从技术赋能的视角出发, 认为算法的精准触达能力、沉浸式交互特性以及隐性涵化功能, 同样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新的可能[4]。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算法推荐的双重效应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本文正是在这一研究基础上, 聚焦算法推荐对青年价值认同造成的现实困境, 并尝

试从技术优化、内容创新、主体培育和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探索消解路径。

2. 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与价值负载

探讨算法推荐对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影响,首先需要回到技术本身,弄清算法推荐是如何运作的、遵循何种逻辑、又内嵌着怎样的价值偏向。唯有厘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理解算法推荐何以从一种技术工具演变为影响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力量。以下将从算法推荐的运作机理入手,逐步揭示流量驱动下的价值偏向,以及算法权力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效应。

2.1. 精准匹配的运作机理

要理解以上影响,首先需要洞察它的运作方式。算法推荐并非某种神秘莫测的技术黑箱,其运作逻辑在本质上并不复杂。它通过对用户的浏览记录、点赞评论、停留时长、社交关系等多维行为数据的追踪与分析,逐步建构起高度精细的用户兴趣图谱。在此基础上,系统将信息内容打上相应的特征标签,通过内容推荐、协同过滤或混合推荐等模式,将符合用户偏好的信息精准送达。用户对推送内容的每一次点击、观看或忽略,又作为新的行为数据反馈至系统,驱动下一轮更精准的推荐。正是这闭环机制,使得算法能够持续学习、不断优化,在满足用户即时信息需求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效率优势。

2.2. 流量驱动的价值偏向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理解,还不足以把握算法推荐的全部面貌。在效率逻辑背后,真正驱动算法运转的核心法则,是以用户注意力为标的的流量竞争。在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中,用户停留时长、互动频率和活跃度直接关联着广告收入与商业价值。因此,算法优化的首要目标并非信息的公共价值或社会的长远利益,而是最大化地捕获和维系用户注意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而那些需要深度阅读、理性思考、系统学习的严肃内容,则因难以在注意力市场中脱颖而出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5]。

沿着这一逻辑延伸下去,我们便不难理解承载公共价值与深度内容在网络空间中的艰难处境。遵循工具理性的算法推荐系统,天然地倾向于推送那些能够快速引发用户情绪反应的内容,而逻辑严谨、需要系统思考和学习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则往往因为流量表现不佳而被边缘化。从长远来看,算法设计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会把算法导向一味迎合用户的方向,严肃的公共议题、富有深度的高质量内容得不到应有的推送层级和关注度[6]。这样一来,流量为王的法则一旦成为信息分发的支配性标准,整个内容生态便会发生结构性的偏移:情绪化表达、娱乐化信息获得算法的青睐和流量的加持,而承载主流价值、强调社会责任和内容深度的优质信息则因流量表现不佳而逐渐淡出推荐序列。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具体表现。

2.3. 算法权力的价值效应

进一步追问下去,我们会发现,算法推荐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工具角色。技术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算法设计中不可避免地嵌入了设计者的价值判断和平台的商业诉求。当算法掌握了信息可见性的分配权,它便实质上掌握了对公众认知议程的设置权。有学者用算法权力来概括这一现象,认为智能算法在整合和优化信息资源的过程中,借助个性化推荐增加用户黏性,实际上正由技术演变为一种新兴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统治权,而是一种内化的、泛在的软权力,它不依赖于强制,却通过塑造信息环境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网络空间中信息的流向、意义的生成和公众的认知框架。正是这种技术权力的集中与不透明,构成了算法推荐一切意识形态效应的结构性根源。

2.4. 以抖音为例的算法推荐机制分析

抖音作为国内用户规模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之一, 其推荐算法是算法推荐技术最典型的应用形态。抖音的推荐算法与国内外大部分内容推荐平台相似, 包含召回、过滤、排序等环节, 重点是学习用户行为。抖音基于用户行为的推荐方法包含协同过滤、双塔召回、Wide & Deep 等多种技术模型, 算法可以在完全不理解内容的情况下, 找到兴趣相似的用户, 把其他人感兴趣的内容推荐给该用户。目前, 抖音算法已几乎不依赖对内容和用户打标签, 而是通过神经网络计算, 预估用户行为, 计算用户观看这条内容获得的价值总和, 把排名靠前的内容推给用户。

抖音推荐算法的核心目标被定义为用户长期价值——即完播、评论、点赞、对作者长期消费、分享、跟拍等多项目标的综合优化。然而, 由于推荐算法不理解内容语义, 只能预估用户行为, 如果不加干预, 一些更高点击的博眼球、博流量的内容, 有可能带来更高的行为预测得分。这正是流量逻辑与价值导向之间张力的技术根源。

在内容治理方面, 抖音采取人工参与 + 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模式。具体而言, 创作者将内容上传后, 先由机器进行识别和初步评估, 再辅以人工审核。若问题概率较低, 则获得基础流量进入下一推荐环节; 流量越高的内容, 经过评估的次数越多, 标准也越严格。内容被举报、评论区出现集中质疑、流量激增等情况, 均可能触发再次审核。抖音的内容治理体系包括异常感知、标准定义、机器识别、人工研判、风险处置等过程, 秉持两大准则: 一是所有在平台发布的内容都会经过评估, 流量越高的内容评估次数越多、标准越严格; 二是审核采用机器负责宽度评估与人工负责深度研判相结合的模式。

在价值导向干预方面, 抖音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探索。2025 年 3 月, 抖音上线了安全与信任中心官网, 全面公开其算法的核心逻辑与主要模型, 并针对平台如何看待信息茧房等公众关切问题逐一解答。该网站上线 9 个月以来, 访问量已超过 150 万次。在算法层面, 抖音设置了专门的探索维度以主动打破信息茧房: 一是对用户已表现出的兴趣尽可能推荐更多样内容, 通过多样性打散、多兴趣召回、扶持小众兴趣等方法控制相似内容出现的频次; 二是帮助用户探索新兴趣, 采用随机推荐、基于社交关系拓展兴趣、搜索推荐联动等方式。此外, 抖音还出台了《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试行)》¹, 对事实尚不清晰、存在明显争议的热点内容主动启动研判, 保护热点当事人权益, 打击蹭热行为。2025 年, 抖音优质内容曝光预计将增加 300%。尽管如此, 抖音推荐算法以流量为核心的底层逻辑并未根本改变, 人工 + 机器的治理模式能否有效对冲流量驱动下的价值偏向, 仍有待持续观察。

3. 青年群体的特殊性与价值认同的特征

在把握了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之后, 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分析的另一个关键维度——青年群体本身。如果说不了解算法推荐的运作机理就无法看清问题的根源, 那么不了解青年群体的特殊性也就无法准确判断问题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青年作为网络空间中最活跃的群体, 其生存方式、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都具有鲜明的代际特质, 这些特质不仅塑造着他们与算法推荐互动的方式, 也深刻影响着价值认同建构的可能路径。

3.1. 算法推荐对不同青年亚群体的差异化影响

在讨论青年群体与算法推荐的关系时, 有必要进一步追问: 青年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 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的青年群体, 在算法产品的使用习惯、信息消费偏好以及受算法影响的程度方面, 都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不对青年群体进行细分, 就难以准确揭示算

¹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试行) [EB/OL]. 2025-05-27.

https://trust.douyin.com/article/15753?enter_from=copy_link&channel=search_, 2026-05-20.

法推荐对不同青年亚群体的差异化影响。

以小镇青年与都市白领的对比为例,二者在算法产品的使用上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差异。有研究指出,快手的产品标签是接地气,小镇青年,抖音给人的印象则是有调性,城市白领。基于二者产品定位的不同,算法推荐时热度权重也不同,用户打开 App 后被推荐的内容调性因此存在差异。在内容消费习惯上,抖音用户更倾向短平快的碎片化浏览,偏好算法主动推送的未知领域内容;而快手用户则更习惯有目的性回访,其内容消费路经常以搜索→关注→深度互动→社群沉淀为闭环。这种差异意味着,小镇青年和都市白领虽然都受到算法推荐的影响,但其所处的信息环境、接触的内容类型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偏向并不相同。有学者将以小镇青年为代表的下沉市场用户与以都市白领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用户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二者在内容消费习惯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小镇青年更多依赖短视频平台进行社交展演与身份建构,其身心往来于不同的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7],漂泊成为心理常态;而都市白领则更多将算法产品作为信息获取与职业发展的工具。这种差异提醒我们,在探讨算法推荐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时,必须将青年群体进一步细分,避免笼统的青年概念遮蔽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

此外,即便是同一类型的青年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基于趣缘、圈层和亚文化的进一步分化。在算法推荐的作用下,不同趣缘群体的用户被划分到特定的信息圈层中,仅接收符合该群体特点的信息。在算法推荐和社群互动的影响下,青年沉浸于特定的亚文化圈层,逐渐疏离主流文化话语。部分调查发现,处于小众群体活跃三年以上的用户,对于多元价值的容忍度会降低 42 个百分点,更容易陷入群体极化的泥潭。这种基于趣缘的群体分化,使得同一算法平台上的不同青年群体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信息环境与价值引导。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对不同青年亚群体展开比较分析,考察算法推荐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8]。

3.2. 青年群体的网络化生存特质

当代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与互联网相伴而生,其自身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密切交织在一起。当代青年是深受互联网影响的一代,同时也是深刻改变互联网的一代([7], p. 47)。相较于父辈群体,当代青年接触网络空间时年龄较小、对于网络的感知程度和依赖程度更深,互联网已日益融入并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正是因为这种天然的亲和关系,青年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与以往世代截然不同的行为特征。他们思维活跃、表达意愿强烈,能够凭借敏捷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参与到网络生活中来,乐于通过短视频、弹幕、评论等方式参与网络互动。可以说,网络空间中最为活跃的力量非青年莫属。受互联网迅速普及的影响,当代青年广泛活跃于网络空间中,对于网络热点有着天然的敏感度和好奇心,更容易参与到网络信息的生产、筛选和传播过程中。在一定意义上,网络空间展现出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群体思维特点与行为方式的彰显([9], p. 47)。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其认知结构、情感模式和主体意识都尚未完全定型。这种未定型性意味着青年对信息环境的依赖性更强、敏感性更高。当他们长期浸润在由算法精心编织的个性化信息空间中,看似享受着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实则不知不觉中接受着算法逻辑对其认知框架和价值取向的深层规训。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3.3. 青年价值认同的代际特征

就价值认同而言,青年群体呈现出一些鲜明的代际特征。从认知层面看,当代青年对信息的接受更加注重自主选择和亲身体验,对单向灌输式的宣传持有天然的疏离感。从情感层面看,青年的认同建构高度依赖情感体验和共鸣,他们更愿意接受那些能够触动内心、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而非那些高高在

上的抽象说教。从行为层面看,青年的公共参与和价值表达呈现出碎片化、圈群化的特点,传统的集中式教育模式在网络空间中受到冲击,难以有效地覆盖和渗透到青年活跃的各个网络角落。这一特征意味着,建构当代青年对网络空间中的价值认同,既需要回应个性化需求,又需要在多元中凝聚共识。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也为当代青年价值认同搭建了新的场域。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网络空间集信息、视频、声音、图像、文字等各类元素于一体,以具象化、生动化的视听化呈现营造了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在场感,摆脱了以往仅靠纯粹的文字描述和语言表达的枯燥建构模式,唤醒了青年强烈的情感共鸣,让公共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走进青年的视野和心房([9], p. 48)。此外,网络空间借助智能推荐算法技术,以个性化推荐的方式为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平衡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方面,个性化推荐可以从供给侧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靶向投放;另一方面,可以从需求侧勾勒出广大青年的精准群像,为精准引导奠定基础。从网络空间较之传统场域所体现出的综合优势来看,网络空间实现了场域的延展和更新,为青年价值认同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可能。

4. 算法推荐下青年主流价值认同面临的困境

前文的讨论已经表明,算法推荐已经是深度嵌入商业逻辑的技术权力形态;青年群体又是具有鲜明代际特征的能动主体,当这两者在网络空间中相遇,算法推荐的运作逻辑与青年的认知特点、情感需求、价值取向之间便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张力。这些张力在实践中的展开,便构成了价值认同面临的现实困境。以下将从认知、情感、价值和主体四个层面,逐一分析这些困境的具体表现与内在机理。

4.1. 信息窄化侵蚀社会共识与公共认知基础

首先显现出来的问题,是信息窄化对共识基础的侵蚀。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 2024 年就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展开算法推荐话题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3694 份。调查显示,89.7%的受访者意识到“算法推荐”的存在;7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需要减少对算法推荐的依赖,72.8%的受访者曾遇到过“大数据杀熟”的情况,68.9%的受访者认为推荐算法应该更加透明。这些数据直观地反映了青年群体对算法推荐的普遍感知与复杂态度——他们一方面享受着算法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又对算法的隐性控制保持着警惕与不安²。算法推荐通过精准推送用户偏好的内容,使青年逐渐局限于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在过滤功能的驱动下,信息传播呈现出分化的圈层现象,主体被限定在一个信息圈层内,不同圈层间认知存在分化[10]。个性化推荐机制使用户更容易接触到符合自身兴趣和观点的信息,而不是全面,多元的公共性内容。个体长期浸润在同质化的信息中,会逐渐丧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能力。当群体间的价值沟通受到限制,主体的价值认同便会逐渐窄化。长期沉浸在单一信息环境中,青年的视野变得狭窄,对公共性议题的关注度持续下降,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认知也被碎片化的信息片段所取代。当不同群体的信息环境相互隔离时,网络空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便被分化为无力量的碎片,认同的共识基础由此遭到侵蚀。

就社会共识层面而言,算法推荐将青年局限于同质化的信息圈层之中,使其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政治议题与公共讨论,对社会的基本认知的来源趋于单一化。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传播的差异性、信息接收的狭窄性、信息中介的支配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大学生对公共事务认知淡薄、认知分化乃至认知偏差。当不同群体的信息环境相互隔离时,网络空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便被分化为无力量的碎片,政治认同的共识基础由此遭到侵蚀。在算法推荐的中介下,算法中立本质上掩盖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陷阱。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已经开始扮演起价值引导的角色。

²中国青年报。近八成受访大学生认为需要减少对算法推荐的依赖[EB/OL]. 2024-12-16.
https://zqb.cyol.com/html/2024-12/16/nw.D110000zgqnb_20241216_1-03.htm, 2026-05-20.

当青年习惯于被动接收算法筛选好的信息, 而不再主动寻求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时, 社会主流价值传播所依赖的广泛认知基础便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4.2. 圈层区隔与流量稀释消解文化认同

与信息窄化相伴而生的, 是圈层区隔对价值分化的加剧效应。算法推荐根据用户的兴趣和社交关系构建信息圈层, 用户被划分到特定的群体中, 仅接收符合该群体特点的信息。在信息同质化的社交生态中, 秉持相似价值观念的用户往往会被特定的社群圈层所吸引, 通过持续的互动与交流, 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立场。圈层内部的观点在回音室效应下不断强化, 容易走向极端化。当人们只能听到与自己相似的声音时, 原有的观点便会在反复确认中变得越来越坚定, 也越来越偏激。有学者观察到, 圈层内部的聚合性越强, 成员内部的观点就越偏激, 异质群体间的价值观鸿沟也越深, 社会主流价值则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分化。这种极化现象加剧了意见不同的圈层之间的区隔和对立。多元的价值观念相互博弈、碰撞, 不同社群之间的价值分化愈发剧烈。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社会主流价值的跨界传播、突破认知壁垒、发挥引领作用都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圈层之间的隔阂使得价值传递难以穿透圈层壁垒, 其凝聚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此外, 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 算法推荐的内容生态日益呈现娱乐化、低俗化倾向。网络泛娱乐化以现代媒介为主要依托, 以享乐主义和娱乐至上为核心, 将浅薄空洞的内容以娱乐化的形式进行演绎和呈现。当娱乐信息、明星绯闻、搞笑短视频等成为网络空间的主导内容时, 大量碎片化、娱乐化的资源便挤占了优质文化内容的传播空间, 导致全社会的价值图景呈现弥散化趋势, 浅表化的价值观充斥于网络空间。

因此, 就文化自信而言, 算法推荐的内容生态日益呈现娱乐化、低俗化倾向, 大量碎片化、娱乐化的资源挤占了优质文化内容的传播空间。当娱乐信息、明星绯闻、搞笑短视频等成为网络空间的主导内容时, 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接触与认同便被不断稀释。算法偏见可能误导青年文化方向, 信息洪流稀释青年文化内涵。算法推荐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面临的风险隐忧不容忽视。智媒时代的到来推动青年文化内容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深度交融, 但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圈层阻隔青年文化交流的问题。此外, 算法推荐引发的算法黑箱、算法鸿沟、算法幻象等风险正在对青年价值观进行单向塑造, 消解青年社会公平感, 对青年精神生活开展异化殖民。青年在算法影响下形成算法共谋、算法依赖和算法实践, 催生了文化分层与隔离的信息茧房, 使青年陷入即时满足与深度焦虑的情感矛盾。文化自信的培育有赖于青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理解与情感认同, 而算法推荐恰恰在消解这种深度体验, 使文化认同流于浅表化的符号消费。

4.3. 隐性控制弱化主体能动消解道德认同

在道德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 主体的自觉反思与独立判断能力至关重要。然而, 算法推荐正在一个根本性的层面上消解这一基础——即对青年主体性的弱化。道德认同区别于一般性价值认同的关键在于, 它要求主体具备对善恶、是非的独立判断能力, 以及在多元价值情境中自觉作出合乎道德规范的选择。而这种判断力与自觉性, 恰恰建立在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之上。

张守信、张洋基于全国受众调查的实证分析发现: 信息推荐算法有过度迎合青年娱乐消费的倾向, 在传递价值方面表现欠佳, 对主流价值内涵阐释和实践示范的影响力不足, 直接影响青年主流价值认同水平; 青年算法成瘾问题明显, 抵御算法机制诱导能力不足, 潜藏价值认同风险。该研究进一步指出, 信息推荐算法个性化、迎合式的信息分配理念与模式, 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公共性信息的覆盖度, 极易引发内容生态失衡及价值失序。这一发现揭示了道德认同消解的技术根源——当算法以精准满足个体偏好

为名,持续推送浅层化、娱乐化的内容,青年便逐渐失去了接触伦理议题、进行道德反思的信息土壤。正如有学者所言,人越来越习惯于不依靠活跃的思维过程,而是依靠外延的思维结构产品去获得所需[11]。当青年对算法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时,其批判性思维能力便随之弱化,对信息的辨识力也逐渐钝化。

在算法主导的信息传播活动中,算法表面上以服务性的、客观积极的形象满足人们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但在实践中已跃升为新兴的把关人。算法所提供的精准信息服务,使个体在享受便利的同时逐步丧失了作为认知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正如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所警示的,当人们习惯依靠外延的思维结构产品而非自身活跃的思维过程去获取所需,其批判性思维能力便随之弱化。道德认同的建构,本质上需要主体在多元价值参照中主动辨析、自主取舍;而算法推荐恰恰诱导青年陷于被动接收的惯性之中,使其道德判断的敏锐度不断钝化[12]。

更为隐蔽的是,用户在长期接受算法推荐的过程中,容易形成一种认知固化——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对的,继而对不同观点产生排斥心理。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道德包容性,即对不同道德立场保持理解与沟通的意愿;而算法推荐所形成的回音室效应,恰恰不断强化我即正确的自我确证,消解了道德对话的可能性,加剧了社会道德共识的撕裂。这种由算法隐性控制引发的主体性弱化与认知固化,使青年越来越难以对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规范形成深度的、内化的认同,从而在根源上消解了道德判断的主体基础。

5. 算法推荐下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消解路径

困境的分析为路径的探寻提供了方向。既然算法推荐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消解主要体现在认知、情感、价值和主体四个层面,那么消解路径的建构也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推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路径并非彼此孤立的对策罗列,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技术的调校为内容传播提供渠道保障,优质的内容为价值认同提供精神支撑,主体素养的提升为外在引导转化为内在认同提供动力,而制度的完善则为上述所有努力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下将从这四个维度逐一展开论述。

5.1. 以公共价值校准算法逻辑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技术层面进行调校,让算法本身更好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技术固然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但技术的运用终究离不开价值的引导。算法推荐作为信息传播的核心机制,不应仅仅追求流量的最大化,更应服务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公共价值的传播。公共利益、信息多样性和内容深度不应是外在于算法的附加要求,而应成为内嵌于算法设计、训练与分发全过程的前置性规则。从代码、编程、计算到模型的整体环节,都需要充分体现公共价值导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需要提升公共性、价值性内容在推荐序列中的显示层级和优先权重,让那些承载公共价值的内容获得更高的可见性。

与此同时,技术层面的优化还包括多个维度的协同推进。需要加强内容的人机协同把关,不能完全将审核权交给机器;需要提升算法运行的透明度,让用户了解信息被推送的原因;需要深化算法供给侧结构改革,增加内容池中优质价值内容的配比,推进算法技术适时主动地优化创新。从根本上说,唯有将公共价值内化于算法推荐的技术架构之中,才能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主流价值的传播与认同建构,而非与之背道而驰。这正是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要义所在。

5.2. 优质内容回应精神需求

技术的调校为内容传播提供了更好的渠道,但渠道的畅通并不能自动保证认同的形成。真正能够打动青年、赢得认同的,最终还是内容本身。因此,以优质内容供给回应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便成为增强主流价值吸引力与解释力的关键一环。

公共价值能否获得青年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回应青年的现实关切和精神需求。这就要求主流内容的生产必须从青年的接受习惯和信息偏好出发,放下身段,转变话语方式。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共情,将抽象的理论阐述嵌入具体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故事之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有学者提出,要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数据化呈现,开发与构建承载公共价值内容的符号化、图像化、视频化、场景化样态,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时空一体化叙事模式[13]。通过打造既有思想深度又具叙事魅力的优质内容,让公共价值在青年的信息消费语境中自然呈现、有效抵达,而不是以生硬的方式强行植入。

提高优质内容的穿透力,还需要善于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让技术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驱动基因。通过运用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技术,及时捕捉能够映射青年群体网络行为的数据信息,经由智能算法勾勒出反映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网络群像,以此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适配性。与此同时,主动设置一些公共议题,在引发青年关注、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寻求价值共识、坚守价值追求。充分运用微博、微信、抖音等不同的传播平台,激发融媒体的生产活力,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打破界限直接走进青年的视野[14]。公共价值内容不能被动等待青年自身将其入耳入脑入心,而是要顺势而为、积极应变,以谋求方式方法的创新让价值传播工作更具传播粘性。

5.3. 媒介素养培育主体自觉

技术调校和内容优化固然重要,但化解算法推荐带来的困境,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人的自我觉醒与能力提升上。如果青年自身缺乏对算法的认知和反思能力,那么任何外部的引导都难以产生持久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素养教育就显得尤为关键。

参与主体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所接受的信息背后存在着算法推荐的因素,确证自身在算法推荐场域中的角色定位。只有积极主动地了解算法,深刻把握算法推荐的深层运行逻辑,才能避免对算法的盲目崇拜。通过教育引导,帮助青年从信息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动的信息驾驭者,培养其拓宽信息视野、多元交叉验证的意识与能力,使之保持对自我信息环境的警醒与反思。

更重要的是,参与主体应主动突破算法推荐技术所打造的完美世界,理性参与网络生活,主动规避集体无意识行为,提升对算法技术的理性认知,思考信息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内核。要有意识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避免自身受到影响,时刻保持网络参与的清醒意识。与此同时,相关的教育机构和宣传媒体也应当主动承担起普及算法推荐相关知识的任务,提高用户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认知能力,避免其陷入信息茧房的陷阱。唯有实现从被动接受到能动驾驭的转变,青年才能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 and 理性判断的能力,从而为主流价值认同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5.4. 以制度规范保障信息生态健康

技术、内容与主体素养的提升,最终都需要制度来提供稳定的保障。制度是约束技术无序发展的刚性手段,也是营造健康信息生态的长效机制。这便涉及算法推荐治理的第四个维度——制度规范。良好的网络空间生态,需要政府、社会、平台、网民等多方力量的共同营造。具体而言,应当在法律层面完善算法领域的专门立法,建立算法备案与审计制度,确保算法运行透明可监督;在平台监管层面,强化算法平台的法律责任,使平台企业将公共利益理念内化于算法的设计与运营全过程,主动承担起信息筛选和价值引导的责任。

在更宏观的层面,需要构建多元有序的网络协同治理格局。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者、服务平台以及网络行业组织等主体应明确责任,充分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形成合力,建设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推动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格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需要

“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 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 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15]。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使当代青年在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消遣娱乐时能够做到眼明心亮, 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力与凝聚力。唯有在协同治理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才能为公共价值传播营造健康的信息环境, 为青年主流价值认同提供坚实的外部保障。

6. 结语

算法推荐作为信息分发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当代青年的认知方式、情感模式与价值取向。它以精准匹配的效率优势赢得了青年的依赖, 又以流量驱动的价值偏向带来了认同困境。面对算法推荐对青年主流价值认同造成的认知窄化、圈层区隔、价值稀释与主体性弱化等多重挑战, 简单的技术悲观主义或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唯有在认清算法推荐技术逻辑与价值负载的基础上, 从价值导向、内容供给、主体培育和制度规范等维度协同发力, 才能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为青年主流价值认同开辟新的空间。这不仅关乎青年一代的价值成长, 更关乎数字社会信息生态的良性发展与整体社会凝聚力的构建。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3-08-28. <https://www.cnnic.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2026-05-20.
- [2] 高歌. 算法推荐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研判及应对策略[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5(5): 22-27.
- [3] 王盛楠. 算法推荐视域下大学生信息茧房成茧机理及破茧机制研究[J]. 中国新通信, 2025, 27(16): 35-37+52.
- [4] 蒋成贵. 算法推荐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及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7): 78-82.
- [5] [美]尼古拉斯·卡尔. 浅薄: 互联网如何毒害了我们的大脑[M]. 刘纯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8.
- [6] 赵建波. 智能算法推荐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研判与应对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12): 19-24.
- [7] 王珺颖, 王宏迷. 内容迎合式算法影响下青年价值观培育: 风险研判、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4): 129-137.
- [8] 刘艺琳, 等. 趣缘群体的圈层化: 算法对青年的影响[J]. 青年发展论坛, 2023, 33(3): 34-41.
- [9] 吴云志, 孙扬. 当代青年对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研究[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4, 40(1): 47-52.
- [10] 曹祥燕. 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及化解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5.
- [11] 黄松, 谭腾.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走向: 技术驱动与范式创新[J]. 学术交流, 2023(9): 20-42.
- [12] 尼尔·波兹曼. 技术垄断: 文化向技术投降[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42.
- [13] 张洁钰, 廖小琴. 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实践逻辑[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5): 169-176.
- [14] 易鹏, 宁友金. 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认同研究[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24): 132-134.
- [15]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9-11-06(001).